

## 為了快樂去創作

李爽

是的，只為了快樂去創作，不再浪費自己的能量，哪怕是一滴都不能用在好與壞，高與低，有利無理，有名無利這種無明的愚昧格局裡。因為所有人與人之間，邏輯與意識之間，教義與哲學之間，國家與民族之間的自圓其說，甚至戰爭，都是試圖修理生命源頭投射出的幻象，彷彿我們在無休止地去彌補一個本來就圓滿具足的我們。

自幼，我把自己當作一隻藝術實驗室裡的“白老鼠”，難道藝術不是人類靈魂的科學嗎，反正我在這個藝術實驗室裡，自己折騰了自己近四十年。

就在從紐約這個展覽開始之前，我決定走出個人小小的象牙塔，我明白了一件事，既——如果還可以創新就是快樂，快樂和感恩就是我的目的，無需理由，無需成功，無需擁有，無需自圓其說，從這個當下起，我要收回生命的所有能量，去過我奇妙的生活，不在浪費給任何事，任何理由，任何邏輯！只為了快樂去創作，在創作中體驗一個叫做快樂的東西。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家族從“過去的統治階級地位”一落千丈，成為被統治階級。然而這個災難性的命運起伏，卻喚醒了我藝術家的天命，1971年我13歲拿起畫筆一直畫了四十年。

1980年我22歲，在懵懂中，隨著直覺參與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民主運動。也是星星畫會創始人中唯一的女性藝術家。我的藝術，我的初戀都發生在那個混亂的年代中；為此我經歷了兩年的牢獄之災，1983年法國總統密特朗來中國訪問，向鄧小平要求釋放在獄中服刑的中國女藝術家李爽，鄧小平當即特赦了我。民政部為此發佈了一條新憲法：放寬對中外通婚的禁錮。無心插柳柳成蔭，我成為文革後第一樁中外婚姻的女主角。中國前衛藝術奠基藝術家和愛情權利的捍衛者之一。

我用藝術和愛這個能量排比度中最柔軟的能量推開了中國走向世界的大門。

1984年紐約時報的資深記者在一篇報導中說；中國前衛女藝術家李爽以她的行為藝術成就了中國文革後第一樁跨國婚姻。也有人形容我是第一個敢吃螃蟹的人，還記得這段歷史的中國人給了我一個大讚。其實當年“李爽事件”真正後台的加持者是中國人民，是一個民族對美好生命的自然願望，佛說一念一眾生，而我不過是在中國人民對自由富強起心動念時出現在集體靈感較點上的一個小女人。看看中國今天的變化不言而喻那個最大的“贊”宇宙早已給了中國人民。

古老的東方聖賢早就破譯了生命的本質：既萬物都在互相效力，任何的“好”都是建立在“壞”這個基礎上的。

我非常高興可以在紐約展覽這些新的作品，或者更確切的說是”心“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品來自於我的“心”聲！

故事是這樣的：我在2000的時候經歷了一次瀕死經驗，那是一個徹底改變了我人生觀的強烈經歷。那個故事我永遠也講不完，但每次都歷歷在目地比現實生活還要鮮活無數倍！

然而我卻無法用畫筆來表現那個世界的美倫美奐。彷彿我們生活的三維世界中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與那個世界匹配。當我不能嘗試著從外在用物質把那個世界搬到人間時...從2003年我開始了一次向內探索的心路旅程—隱居。

古老的東方聖哲說人生的精神境界要經過從見山是山到見山不是山，再到見山還是山的幾個階段。

一晃快十八年了，我從所有的尋找與執著中超越出來，給自己鬆了綁，並且告訴自己；人生中除了你想做的以外，沒有你必須做的任何事。所有的過去僅僅是一個體驗過卻沒有了的當下，這個當下里的“過去”只能以智慧的方式活在你的心裡，只有感恩可以提升你的每一個當下。

如果你的回憶是灰暗的你就會創造下一個灰暗的現實，如果你更願意快樂，如果你感悟到了生命的原本只有快樂，那麼為了下一刻的快樂就在心裡描繪一幅圖畫吧，宇宙早已經準備好了一切，為了實現你心中那幅快樂的圖畫！

就讓我把這個展覽，當作我重新出世的第一個禮物，獻給所有願意與快樂結緣的朋友們吧。

2018年3月8日  
於法國楓丹白露